

上 千手 御魔 2



曹力群作品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《千手御魔》内容简介

名动江湖的夕阳神剑别府突然变生不测，主人公南宫亮惨遭失母之痛，而其父南宫冉又拒不认子。由此，小说展开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画面，而其起因都是因为一本武林已久失传的《灵天残篇》。

争雄武林，唯铁唯血，日月轮转，影子永存。血雨腥风的拼斗，产生了欲霸武林的“铁血帮”，其首领“影子血令”令人神秘莫测，搅得七大门派人人日危，侠义道日渐衰危。

武林奇葩南宫亮作为武林正派的中流砥柱，先是巧食“杨枝甘露”，继又学得长白绝学，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力挽狂澜，在黄山始信峰顶，率七大门派及侠义道中高手，一举歼灭以“绝天魔君”为代表的邪恶势力，使武林复归平静。

五十六

时正傍晚。

一座座山峰，像剑一样插入云霄。

落日在峰后射出一片金黄色的光幕，由正面望去，阴暗的山峰，越发显得阴沉可怖。

从幽谷关方面的驿道，奔驰着二条人影，向崑山行来。

在落日的余晖中，只见二个人影，时急时缓，似乎在边行边谈，商量着什么？

微风吹动二人的衣袂，有一种飘然之感，但是二人的脸色却好相反，有如山岳一样的沉重。

这是一老一少，年青的一身深蓝劲装，斜背长剑，腰间缠着一个包裹，星眸神光闪烁，正是南宫亮。

老的一身黑布大褂，五短身材，双眼碧芒如电，不用说就知道是“鬼眼神偷”仇森了。

只见仇森倏然拉住南宫亮轻轻道：“崑山已在眼前，天色未晚，少侠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吃些干粮，再决定行止吧！”

南宫亮点点头，星眸一扫，转身就向驿道旁一间凉亭中掠去。

二人进入亭中，各人掏出干粮充饥。

暮日沉沉，荒道凄迷，南宫亮心系此行的成败，有些食

不知味的感觉。

匆匆果腹完毕，仇森轻声道：“少侠，我们就这样闯进去？”

南宫亮解下包裹，拍了一拍，低声道：“等一下前辈与我就套上这二件黑衣，蒙上黑绢，冒充‘铁血盟’人物，混进去再说，晚辈想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！”

仇森摇摇头沉思片刻道：“我颇不以为然，以‘铁血盟’组织之严密，靠一套伪装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混。”

“前辈难道有什么计较？”

“我俩应该分开而行，同时你应该先牺牲一下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怔道：“牺牲？”

“嗯！老朽虽然妙手空空，三十年来干这没本钱买卖从未失过风，但如在对环境毫无知悉的情况下，一样难以施展，因此必须少侠先带路。”

“晚辈带路？但是晚辈对绝魂谷中的一切，也丝毫无知啊！”

仇森神秘地一笑，用更低语声道：“这就谈到牺牲了，只要你能故作被擒，冒险一下，我仇森就能跟踪潜入，至于怎么施诈，怎么装作被擒，你自己见机而行。”

说到这里，见南宫亮怔怔发愣神色，忙一正容，郑重地道：“少侠不必多心，只要你能与他们周旋到四更，保护自己不受损伤，老朽保你身脱樊笼。”

南宫亮毅然道：“好，就这样办，为了父亲外公，晚辈就是吃些苦，似乎也是应该的，但是其余只有靠前辈了。”

仇森钦佩地道：“少侠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，此行成功希望增加大半，老朽对夜行千里盗八百的雕虫小技，虽

然不能说有十成把握，但是至少还有一份自信。”

南宫亮恭敬地道：“晚辈信任老丈！”

这时，傍晚的彩霞早已消失，夜色如墨，只有寒星几点，镶嵌在漆黑的天幕上。

仇森拍拍南宫亮肩膀轻声道：“是时候了，兵贵神速，但如计谋奏效，在未见老朽前，切勿燥急。”

语声一落，人已向夜色中一闪而逝。

南宫亮望着“鬼眼神偷”离去，呆立良久，却一直想不出该如何着手。

直待一阵山风，吹起一阵尘沙，才使他突然惊醒，忙打开包裹，套上黑衣，蒙上黑绢，只露出一双星眸，而四周一打量，身形腾空而起，向峭山飞掠而去。

他一面奔驰，一面打量着四周景色，心中暗暗道：“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？”

一入山区，光线更加幽暗，山岭蜿蜒回绕，方向不明。

南宫亮停了一停心神，仰首望着一座峻峰，知道这是峭山主峰，一提真元，也不管脚下有路无路，是高是低，朝着主峰飞掠，以他功力，任何地形自也难不倒他，这样翻过二道山岭，倏见山腰之处，有一条山道，宽阔平坦，蜿蜒而上，一边是深约百丈的山涧，水声潺潺，衬着插云孤峰，端的是个好所在。

南宫亮心中一动，振衣斜纵，飘落道上，暗忖道：“莽岭丛山之中，竟然有如此平坦道路，敢情已快到达了绝魂谷？”

心中忖着，人已疾如闪电，顺着山道向前趟去。

一过百丈，已蜿蜒入山中，左右山坡平坦，莽林丛密，地

势阴幽已极。

南宫亮已抱着牺牲决心，略一扫视环境，身形依然如风一般，向前飞掠……

倏听得一声轻喝，从右边密林中响起一阵语声道：“盟友，请报出口号！”

南宫亮心中一惊，立刻停住脚步，忖道：“口号，什么口号？”

倏然，想起在五陵墓地前窃听到的对答，暗暗道：“能够不动手混蒙进去，我又何必动手！”

心念一定，口中已朗声道：“武林争雄，唯铁唯血！”

岂知语声一落，刷刷二声轻响，左右密林中倏然流星般掠出二人。

来人身法奇快，转眼就到道中，一左一右，停在南宫亮身前，一律灰衣紧身，灰绢包头蒙住真面目，左边的手拿日月金钊，右边的一双卵粗铁戟，双目寒光闪闪，一眼就可看出是功力不凡之辈。

南宫亮年来阅历大增，一见二人所用兵器，心中不禁一凛，脑中飞快忖道：“怎么闻名甘肃的独行侠盗‘要命金钊’潘岱，与独霸漠北的‘双戟吕布’筱子义竟也被‘影子血令’所网罗？”

要知道“要命金钊”及“双戟吕布”昔年在武林中声名甚响，但喜怒无常，出手狠辣，五年来，耳闻已不在江湖上走动，但江湖上谈起这二人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只见右边手执双戟的筱子义沉声道：“尊驾既知道上一句，下一句呢？”

南宫亮鼻中微微一哼，答道：“日月轮照，影子永存。”

手执日月金铛的潘岱冷笑一声道：“暗号早已换过，朋友对新的知道不知道？”

南宫亮心头一怔，知道已混不过去，事已至此，反而朗声一笑道：“新的口号，区区尚未获悉，只是潘、筱两位当家竟然作起看门狗来，倒是出人意料！”

潘岱及筱子义目光一怔，这二人闻能方竟对一眼看出自己身份大感惊异，同时因为南宫亮的不屑口气，有着一股气愤。

潘岱猛然进一步沉声道：“朋友竟敢伪装冒充本盟令主，胆子实在太太，但能一眼看出老夫名号，谅非无名之辈，要闯道何不露露真相。”

南宫亮冷冷一哼道：“有何不可，我南宫亮既然敢来，就不会藏头缩尾。”左手扯下黑绢，右手一掠，嗖然一声，寒虹乍起，长剑已经出鞘。

二人惊悉竟是南宫亮，身形同时一分，互成犄角，目光中露出一丝惊诧的光芒，“双戟吕布”冷笑一声道：“原来是南宫少侠，久闻大名了，你来此何干！”

南宫亮冷冷道：“不敢，二位卖个交情，就请让道，区次要往绝魂谷！”

“要命金铛”倏然一声敞笑道：“你真要去绝魂谷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潘岱与筱子义目光互相一瞥，身形双双离开三步，一摆兵器道：“请！”神态完全是让道样子。

这情形反而使南宫亮一愣，暗付道“难道有什么不对？”

但脑中一转念，口中已敞然一笑，反剑抱拳道：“多谢二位让道，改日图报！”

说着，已从容穿过二人，刚走出五步，耳中已听到“要命金钗”潘岱冷笑一声道：“要报答何必改日，现在老夫就想要你一颗人头。”

南宫亮心中一紧，正欲停步旋身，耳中已闻金风劈空之声，一左一右在身后向自身袭至。

在这刹那，他一声冷笑，身形电掣而起，向前飞冲五步长剑却反势撩出，一招“回光反照”，银虹暴涨，以听风辨音之术，向袭身二件兵器挡去。

只听得呛！呛！二声，火花闪烁中，南宫亮已身形一旋，转身屹立，但已右臂发麻，暗凛对方功力深沉。

“要命金钗”潘岱及“双戟吕布”一招奇袭未中，被长剑震退半步，也同时一惊。

南宫亮星眸神光暴射，长剑颤动，幻出一朵朵银花，冷笑道：“二位昔年盛誉遍及大漠西北，难道就是这般得来的？”

潘岱金钗一扬，怒喝道：“兵不厌诈，南宫亮，再接我一招‘日月交巡’试试。”

金光一闪，已挟着锐啸，迅如电火袭出。

南宫亮怒喝道：“好个兵不厌诈，只怕你二人就死在这句话上。”

长剑急射，一招“夕晖流霞”，铁腕一划，银虹如扇向金光挑去。

“双戟吕布”岂肯闲着，右戟直刺南宫亮右肩，左戟挑向丹田，正是成名绝学“阴阳十八戟”中的精绝之着“混沌初

开”。

南宫亮身处两大高手夹击中，豪气陡增，一声冷笑，脚踏“风云连环步”，奇妙一闪，已从二人夹缝中闪出二尺，剑锋左右扫击，分向二人攻去。

这二剑强悍狠辣，深奥异常，正是“无影神叟”手稿中的“无影三剑”中的一招精妙绝学，加上南宫亮的深厚功力，威猛之势，大有气吞山河之概。

“要命金钗”与“双戟吕布”似是未曾料到他竟然施展这等险招，剑术这等凌厉，双双被迫得各自后退一步。

南宫亮一击得手，抢了先机，借势猛攻，铁腕挥动间，银光如雨飞洒，剑澜平地暴涨。

二人看看后退，目光中又惊又急，这样退了七八步，潘岱倏然一声大喝，双戟左右齐飞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向南宫亮长剑砸去。

这一招不但角度之奇，出人意料，就是力道也左右迥异，南宫亮见状一凛，在孤军深入之下，不愿力拼。

他长剑急抽，侧闪三尺，剑掌一错，反向“双戟吕布”攻去。

这一来，二名“铁血盟”高手得以稳住阵势，立刻铛戟齐旁，展开反击，但闻二声大喝，一左一右立刻抢攻而至。

南宫亮剑走轻灵，脚踏“风云连环步”，避实攻虚，心中却忖道：“影子血令坐镇的总坛重地，果非等闲，第一道关卡，竟然有这等好手，再下去之凶险可想而知，难道我就这样缠战下去？”

接着想起“鬼眼神偷”的吩咐，心中一急，剑势一变，大

喝道：“二位与我南宫亮素无冤仇，难道真要想死在长剑之下？”

“双戟吕布”及“要命金钗”昔年也是独霸一方的人物，闻言大怒，潘岱首先喝道：“南宫亮，你未免欺人太甚，当真就这么蔑视老夫？”

振臂一跃，双钗斜错，一招“七巧飞月”，就向前和身冲去。

几乎同时，筱子义也冷峻叱道：“我筱某生平从没有见过这等狂妄的小子，看戟！”

双戟舞起一团乌光，如灵蛇出穴，疾向南宫亮夹攻而出。

这二人拼命施出绝招，气势又自不同，威力立增一倍。

南宫亮一声冷笑，道：“看二位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，就试试小爷剑锋能不能砍下你二人脑袋瓜！”

身形侧让，一提丹田真气，陡然上拔三丈，右手长剑，疾向“要命金钗”头上“百派”重穴点去。

左掌拳指飞弹，三缕指风，袭向“双戟吕布”胸前“七坎”重穴。

这一式二招，宛如出云神龙，快逾星火，尤其部位之奇奥，旷古绝今。

潘岱及筱子义出招击空，已觉不对，耳中闻到喝声，剑气指风已经袭至，不由心中大骇，急忙抽身暴退。

但南宫亮杀机已起，岂容对方闪避，左手改指为掌，顺势一挥，长剑改点为削，弧形一闪，只听得场中响起二声惨叫，“双戟吕布”一声闷哼，包头密绢中，登时渗透出一滴滴鲜血，顺衣襟而下，身形倒退七步。

“要命金钊”左肩被削去一大片，鲜血泉涌而出。暴退七尺。

只见潘岱厉声道：“小子，老夫现在虽败，但好戏尚在后头，只要你不怕死，尽管向前闯。”

说完，扶着“双戟吕布”筱子义身形，疾向后面掠去，瞬眼隐入黑夜之中。

南宫亮击退二名高手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。

他仗剑而立，默运真元一周，立刻继续向前飞掠。

山道盘旋迂回，四周静悄悄地毫无声息，但越是这样，南宫亮更加不敢大意。

他回首一瞥，丝毫不见“鬼眼神偷”影子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，怎会没有一点声息，我这样为他开路，如他没有跟来，岂非白花力气，徒耗时光！”

想到这里，真想由明为暗，横身闪入密林，偷偷潜入。

但继而一想“鬼眼神偷”既然说出这种主张，必有他的方法，于是镇定一下心神，加疾身形，顺道飞奔。

转过二个弯，面前山势渐窄，形势更加险恶，南宫亮星眸四扫，倏然听见道左林中窸窣一声。

他蓦地停下脚步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喝问未落，林中倏然响起一声佛号，二条人影一闪而出，飘落道中，现出二个秃头老僧，手执禅杖横杖而立。

南宫亮啊地一声，惊呼出道：“原来是悟业与百果两位大师，深夜来此，也是想赴‘绝魂谷’？”

悟业脸色漠然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！”

南宫亮一怔道：“那么二位高僧现身是为了什么？”

百果禅师一举禅杖双手合十道：“希望小施主勿逞血气之勇，快快退身回去。”

南宫亮又是一震，道：“这么说，难道‘影子血令’在途中有什么厉害布置不成？”

悟业僧轻叹一声，用极低的语声道：“此刻恕老衲不回答小檀越之言。”

南宫亮闻言，不禁愠然道：“大师既不肯告知，就请让道如何？”

百果禅师喟然道：“请施主原谅老衲苦衷，不能让道。”

南宫亮心头大怒，喝道：“二位老禅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悟业僧脸色一冷，恢复毫无表情的冷漠语气道：“老衲与师叔奉命在此拿下檀越！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心头大震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这不是畏惧对方功力，而感到大出意外。

自己与少林来说，以前虽有微隙，但不是已经解释开了吗？最近未曾遭逢到少林门人，自无冤仇可言，那末这二位少林和尚为什么要拿下自己呢？

南宫亮转念至此，甚为迷惘，又惊又怒地喝道：“二位高僧何出此言，究竟是奉谁之命，我南宫亮想请二位交代清楚！”

五十七

只见少林百果大师合十长叹一声道：“老衲未回答之前，先请施主原谅老衲及悟业的苦衷！”

话愈说愈不对头，南宫亮心中玄雾丛生，口中冷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悟业僧语声低沉而颤动地：“因为贫僧与师叔系奉‘铁血盟’蓝旗总坛‘影子血令’之命擒拿施主——”

南宫亮心头大震！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星眸一怔刹眼之间，心头一股怒火直冲云霄，厉声狂笑道：“想不到堂堂少林门户，竟甘为恶魔鹰爪，这难道是天道昏暗！抑是你们这批秃驴甘心作贼！”

悟业僧毫不动怒，轻声一叹，道：“南宫少施主，贫僧刚才已说过另有苦衷，唉……”

最后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包涵着无限的忧伤与悲哀。

南宫亮右手长剑一抖，剑略颤动间，幻出七朵银花，星眸寒焰环射，怒哼道：“我南宫亮不知道贵派有何苦衷，现在就请大和尚动手！”

往昔的微隙，顿时扩大，在他心中变成深仇大恨！

百果大师脸色悲痛，微微一变，接着轻声道：“动手已难免，但小施主难道忘了本寺掌门信物，绿玉如意已经沦入

.....”

话说一半，又是一声长叹！

南宫亮冷笑道：“在下并不健忘，但是尽可设法夺回，怎能不顾身分，甘受驱使，大和尚难道不清楚这样做是本末倒置，缘木求鱼？”

悟业僧接口道：“贫僧等自然清楚，但是施主却不知道敝派掌门百果师叔被禁于‘铁血盟’蓝旗总坛，为了掌门安全，贫僧等只能暂时委曲求全……”

此言一出，南宫亮心头又是一震，正在此际，四周刷刷连响，七八条人影，立刻如殒星电光，从阴暗处飞泻而出，包围四周，一个个皆是灰衣蒙面，身形一落场中，其中一人已沉声喝道：“二位高僧，还不动手拿下这小子回坛复命！”

百果师脸色微微一变，倏然转身合十道：“南宫施主功力深奥，要生擒，老衲自知无此能耐。”

那灰衣蒙面人鼻中一哼道：“老禅师难道动过手了？”

南宫亮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少林僧果然心有隐衷，处境困难，不由把刚才的一股怨仇，尽移至这批“铁血盟”爪牙身上，长剑虚空一挥，狂笑道：“匹夫妄言，尊驾如有种，何不自己下场试试！”

另一蒙面人冷冷喝道：“你小子死期将届，还说什么大话，要知道本盟各有职司，否则，怎么容你活到现在！”

但是这话，谁都知道是推托之词，实系造成南宫亮与少林互相残杀的局面。

话声一落，原先发话的灰衣蒙面人已转对百果、悟业二僧道：“大师尚未回答我刚才的话。”

悟业僧的脸色已恢复镇定冷漠的表情，冷冷道：“贫僧与师叔昔日曾与南宫施主相遇动过手，故此刻唯恐不能完成任务，迟迟不敢冒昧出击，免损令主威名。”

蒙面人冷笑一声道：“大师是谦虚，抑是推卸纵敌？要知大师等已是‘铁血盟’蓝旗总坛下的护山巡使，本坛对故意抗命者，向不宽贷，大师等好自三思！免得届时我这个小小星月堂堂主也无法为大师开脱！”

语气包涵着威胁，听得百果及悟业二僧清瘦的脸上，一阵抽搐，显然气愤已极。

但这二位少林高僧，究竟是佛门高僧，涵养功夫，自有过人之处，半晌，为了顾惜自身处境，终于压制住内心激动。

只见百果禅师冷冷道：“堂主是以为老衲言不忠实？”

星月堂堂主抬头仰天道：“未出手而言败，虽不一定是忠实，至少是不能取信于人！”百果禅师接口道：“老衲所说没有能耐，并非指胜否而言！”

“那是指什么？”

“老衲是说，没有这份能耐生擒南宫小施主。”

南宫亮此刻虽静立观察情形发展，但心中想起自己此来目的，大感焦急。

可是，因为想起“鬼眼神偷”的咐嘱及预拟的计划，不敢冒昧出手，同时，他也知道以眼前这种复杂局势，万一应变不恰当，不但破坏了“鬼眼神偷”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的计划，也增加了以后复仇的困难。

故而表面虽在冷眼旁观，其实心中却在苦思二全之策，怎么样才能不露出自己的计谋，避免与少林僧搏斗，而能借故

安全进入“绝魂谷”。

这时，只见悟业僧接下去道：“堂主没有体会敝师叔语意，至生误会，如谈功力，贫僧与师叔中任何一位与南宫亮相比，或有一筹之差，如能联手出击，鹿死谁手未可预卜。”

星月堂堂主冷冷道：“大师这番言论，不妄不懦，本堂极是钦佩！”

悟业僧接着道：“但以堂主功力，不会不知道，生擒活捉与生死之搏大不相同，贫僧如与南宫施主一动上手，势必是一场惨烈决斗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如俗随心所欲，避免死伤，生擒任何一方，不要说贫僧师叔无此能耐，就是令主亲自出手，恐怕也不会如说话那样方便顺利。”

这番解释，说得无瑕可击，听得南宫亮大为钦佩。心中不禁暗付道：“少林寺僧，果然不凡，这番话既无损于少林威望，却把一番明是推诿抗命之言，说得入情入理，身处夹缝之中，尚能如此沉着应付，的确非普通人能比拟。”

只见那星月堂堂主露出灰绢的一双寒目，果然怔了一怔，点点头道：“哦！原来如此，那好办，现在本堂代表令主下谕，阻击南宫亮，不论生死！”

最后四个字，说得字字如铁，震得二位少林高僧及南宫亮脸色一变！

百果神师凝思片刻，一举禅杖道：“既然堂主如此，老衲遵命了！”

说完，一转身向悟业僧微示眼色，接着对南宫亮道：“南宫施主，老衲不得已只好冒犯了！”

禅杖一挥，拦腰向南宫亮扫去。